

存
悔
齋
集

存悔齋集卷十二

萍鄉劉鳳誥金門

文

纂輯

聖訓上總裁公啟

恭查

列朝實錄所載本無廷寄事件惟

世宗憲皇帝實錄內間有交軍機大臣傳諭數條專指軍機而言其餘俱係明發

諭旨查對

聖訓所載亦同現在恭纂

高宗純皇帝實錄明發與廷寄一併入書而廷寄不專係軍務雖遇事時有刪節實首尾無不詳明伏查

世宗實錄一百五十九卷而

高宗實錄原定一千五百卷增多九倍

世宗聖訓三十六卷較

實錄僅五分之一又查

聖祖實錄三百卷

聖訓六十卷亦僅五分之一今纂輯

高宗聖訓若按前數祇應以三百卷爲率此體裁詳畧之易明者但查前

兩朝實錄除

諭旨外所載題本奏章及館臣用書法纂紀之事十居其五今高宗實錄千五百卷中所載

御文約十分之一本摺書法約十分之二明發廷寄二項則十居其七此七分中明發約三分廷寄過之其中如武功蠲賑河海雨暘審辦各大案一事之反覆推詳自數十道至百餘道而後結局是全部

實錄內載廷寄約及四分今輯

聖訓仍照入書卽廷寄一項已將六百卷加以明發三百卷御文中例應入書之詔敕碑文等約一百卷硃批並摘原奏事由約一百卷統計已逾千卷其

實錄中之不入

聖訓者惟

御文內之封冊奏書經論序文策題等及駕行儀注部本奏摺條例史書各纂件而已此事開館時經各總裁原奏同

實錄隨記隨纂兩書例應同時告成鳳誥亦曾屢奉

面諭催辦是以自本年正月以來約同廷珍等四人日逐到館檢查已進四十年書本及交出之批摺一百八十餘箱照依原奏所擬三十六門標分事件現在繕備底檔以供纂輯惟是通盤核計先當慎重體裁若繁簡失當殊與

列朝聖訓體例不符再查

實錄前後八年方能蒞事茲輯

聖訓來年卽當告成期限旣迫現今躊躇累月未敢遽定章程

若再遷延恐貽誤謹約舉大概佈請高明安酌核定辦書卷數若干及廷寄如何鈔載之處早賜裁議卽望示覆遵行

答謝向亭太史書

向亭太史老先生左右已年在攝中屏承執禮相見傾挹賢雅未嘗去懷後得董君書盛道足下績學慇懃殫心古訓且行誼超越輩流彌復憲紫寤寐欽想弗置僕得罪以來非至交未敢通問良由畏人之甚深自閉塞或庶幾不更爲人所憎比發來教意重誦長不料投荒頑頓蒙此推愛厚之極矣汗下面赤奚足以喻伏惟尊指拳拳援古策今實重僕以不自修飾之恥故亦有不吝自默者僕生平奉鄉先哲爲祖豆嘗謂占遠莫如睹近欲以解江西人尙氣之譏故若高安之事業臨川之學問新

建之才猷近數十年來前輩中之萬人嚮往無異辭者恒考其
論著徵其操行以補生晚不及見之憾猶幸事南豐爲舅親炙
南昌爲師耳目薰陶辦香如在蓋此數公者皆歐蘇二公之源
之所自出磊落光明其胸中皆有不可一世者在也高安名眉
山之名新建名廬陵之名淵源可溯南昌十九注五代史逮七
十三未竟遺藁屬之於僕僕何人斯未易詰其所以然者而不
謂此藁粗完逮卽遠遷其故愈不可解今足下舉二公以相責
勉得毋以犀通木瘻猶介於所阿之好云爾乎人生進退如二
公雖百蔣謝中之無如之何庸劫如僕學則章句文則應奉已
耳一無報塞輒冒名位宜其處以危苦見棄於時何足論者况
霜雪雖寒關輔至近視彝陵之不容僦屋昌化之旬日忍飢大

相懸遠又邊庭無事每投戈藉草得與牧牛射鹿之子嬉笑無
猜此獨非餘生之至幸乎若夫憐及細行此自足下與董君念
我之殷期我末路之過豈知僕當父母撻楚流血之時卽吟詠
嘯歌久從輟廢乃復役志湮酪以自取戾乎徒以少年清豪橫
被口語今消磨盡矣正欲以安得有嫂謝之承足下與董君攻
錯維勤用識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之意叨益何盡僕指爪
期已及不能無吹律之懷未卜果遂所望否足下著述日富道
德日闡翰林職在閒冷公權其益務進思之本斯則區區之微
願所日夕欣企者長安晚歲消寒想見吟懷增掣羨復何如卽
此具問康祉不宣

跋王右軍書教子帖大學本

大學近本不同朱氏是所辨者十二毛氏奇齡證者九毛說極快然謂大學自古單行則是臆說中庸古有單行見漢藝文隋經籍志大學在宋以前惟戴記中鄭注者而已漢魏石經均不聞有異文史及經典釋文可覈至明豐坊家有政始石經之所謂大學或且譌爲政和其中文字顛倒增顏淵問仁二十二字而削去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四句義頗鄙淺妄欲立學官會上請者以私怨中格不果行今爲時久無人與之辨亦以士之好古嗜學者多不暇道及而世人或以明儒所撰之本謂之古本可謂不善命名者矣此本乃晉王羲之所書單行大學有豐氏本顏淵問仁二十二字而不去此謂知本及此謂修身四句與陶琰重輯之說郭合昔南村當朱子

改本已行之時錄戴記原文目爲古本其後當家者又配以豐坊之本竊嘗謂戴記中名爲大學篇朱子之本又自成爲四書中之大學今孔穎達五經正義岳珂所刊經注官私俱有則戴記之大學不得別之爲古南村之謬實有以啟後世之僞也此揭本字法秀潤骨不露肉外末題云書于六經閣亦宋以前款識之僅見者晉名士皆不讀經王謝尤甚讀經讀律則衣冠共屏之而義之以六經名閣其不囿于習俗也如此嘉慶壬戌五月十八日書于沈郡使院

跋女史王君慈願書大悲懺卷

女史王君字慈願爲汪君富軒賢偶歲己酉予主其家見其長子元爵生而慧論婚于弱息閱年荆婦至京遂以姻婭往來親

密如家人禮先是女史夢有神人告曰若夙生隸桂籍中偶受謫墮後當遺福於若子而若自不得壽女史心切識之汪氏一門素皈心奉佛女史堅矢進修之志清齋持誦熟于金剛準提諸經兼能以觀想拜禮大悲懺儀于彼教中若有所得而舉弗之覺也暇日轉四句偈手寫經文成帙或雜楮鏤焚化以資福幽途終歲精虔弗懈體素善病醫藥或驗或否而女史于襄婦職外惟潔修梵課廣作善事不以病廢亦不知其有所爲病者然壬子六月望夕漏下三鼓忽呼盥沐更淨服引明炬端坐於室遂以化去不及塵世一言舉家觀之若眞得大自在得大解脫一念往生極樂界土者彼一夕富軒復夢神人來告曰是能了一切障已命星使迎返瑤宮列諸上位母重爾戚戚爲富

軒寢而舉以告予備述如睹予謂女史奉佛者也而其得證不
於佛而於仙今之女子無不知奉佛大率畏佛者歟畏佛者必
畏死畏死者必覬覦于倖生以徼分外之福其心稍亂其業識
自萌其覺性亦終斷若女史者超然于生死之途卽超然于仙
佛之境一而二也二而一也是所謂不得壽而乃益壽于無極
也是自福其天福而遺其子以天福之餘以爲人福也予始而
悼怛之繼而合掌頂禮讚歎之爰志是言于女史自書大悲懺
卷後他日以示元爵以示元爵之子孫其捧此經而知女史之
出世因緣宿生位業其本末固有如此者乎至女史生平孝敬
大節則見于賢翁靜厓先生之爲傳

喻石農紅蕉山館詩跋

作詩無寄託無異雕汙塼偶此詩中有人之說也作詩務形似
強我就彼累人以高髻細腰此作詩必此詩之說也其它短長
若人云亦云與自云其所云者無論已記歲丁未初讀黃州喻
石農先生詩有昌黎之雄無長吉之苦拍案叫奇慕其范才于
學孤行直氣爲世大手無疑其時先生方盛年爾閱已已公輔
翰林以紅蕉山館詩贈行三載摩挲間雜塗點晨夕弗去手嘗
慨詩之不愜倫理者爲不親不衷時物者爲不切不經涉山川
者爲不廣不蘊釀經史者爲不根不通觀古近殊俗瑣情者爲
不趣不作可也傳不傳未可知也而先生兼得之博焉醇焉卓
乎其有師承之自特所見已刻詩多所未見其舊所見者又多
未著於集三十年來徒憶其髣髴而已今先生垂七十耄且日

進乃諗公輔曰古人不自刻其集良有道也今既刻之或自悔少作而忽忽棄者或稍不自割其愛而率仍之者甚或爲人之謬奪其所愛以意甲乙無當于作者之本心者則未刻者之金膏木難必有精美逾已刻者在人之本末與時變通文章之道言必已出使後人知所斷識知所嚮往斯可矣爲語先生將悉舉其生平所嘗爲詩及今舊刻勿遺以問當時後世之凡有志于詩者如某某云長槍大戟誰能敵除是黃州喻石農似矣竊猶謂非先生之至也書跋于尾併緘以寄意先生其哂諸

朱竹垞五代史注彙識語

此彙就明監本新史點勘有補有注凡千七百六十餘條自資治通鑑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外蒐合宋元明諸家書百廿餘種

裨說璣談碑敕題名畧備手寫行草不下十餘萬言黏簽次第不紊竹垞序徐章仲五代史記注自述云自年三十卽有志注是書歸田後眎向總本大半壁魚穴鼠所齧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蓋作序時已八十有一書雖未成草藁故具在缺者數十葉耳今年秋九月余將按魏博出門日有持是來售者車中緡閱首尾一一亟馳報芸楣師師方臥疾排比所自爲書聞之當霍然起且喜百餘年舊史遺編行與師及身定藁相證驗視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有過之無不及它日頒立學官爲千古史家稱快視竹垞之爲而未竟則又何如耶

五代史記注識語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故尙書彭文勤公爲之補注公嘗語鳳

詒自年十九卽有志注是書隨事撫緝積有歲月爲史官日獲
詳寧中秘爲江浙學使徧訪諸藏弄家舊本閱朱竹垞爲徐章
仲史注序矜許甚至多方購得之僅帝紀十二卷且五年速成
其疏畧可知朱又云年三十欲注是書引鍾廣漢爲助歸田檢
舊藁大半壁魚穴鼠所齧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嘻誠成事之
難也公自乾隆癸卯以後總裁史館者二十年治官撰書無虛
日間以勉鳳詒曰文章學問各有淵源吾鄉前哲朱文端公名
蘇公之名裴文達公名歐陽之名其所自待者如彼文達尤究
歐陽史學以官事劇弗遑數以責予予今又劇矣願以請沐餘
晷出所詮釋爲予排比而次第之吾儕幸逢

聖天子右文極盛其以今所補薛文惠五代史原文爲注歐因

以存薛之本其諸書取材一以宋人爲斷又錢曉徵少詹事近寄五代時金石文宜悉晉入宅有未備子盡務竭心目徵据討論贊予有成冀上之

朝廷頒之學官俾五代文獻燦然可稽且以息讀史家訾詆歐陽之淺說予之尊聞於鄉前哲者亦藉是以見子其識之鳳誥入翰林從公史局日復不給又連以使事在外未及踐言嘉慶辛酉典山左試辭公於寓園公愀然曰子行矣以遭遇言計當留視學予寢衰疾慎毋忘注史之約洎癸亥手書諄道茲事以謂觀成弗逮行以全藁傾篋相付此五月之言九月鳳誥按魏博有持歐史注藁售者緡訖首尾審爲竹垞手鈔所采宋元明諸家書百餘種凡千七百六十餘條殆卽所云壁魚穴鼠所齧

者驚喜馳報不謂公之遽不及見此也更讀遺詩留寄鳳詒暨胡君長齡阮君元曰少時注意歐陽史七十三年迄未成門戶已經龕架構庭階猶待細經營飄零莫遣隨殘葉仗助終當仗友生寄語三君舊同志爲予卒業訂刊行三復詩言感愴無己甲子鳳詒還

朝始讀公所自定諸帝家人傳至六臣傳十六卷蓋病中倉卒所成餘五十八卷聚一巨麓所采宋人書二百數十種視竹垞實倍且專爰謹藏之丁卯使浙江暇取文瀾閣書一一校詳加以搜掇己巳夏排次粗竟旋以事輟業迨癸酉至京師重事訂補及今乙亥前後三易藁迺得舊稭成書凡朱錢采錄無不刺入公於是書殫精五十餘年而今迺得告無憾于公者使公歸

然幸存當爲廬陵稱慰於七百年後豈非菽林快事乎惜乎公之遽不及見此也胡就宿草阮人在封圻末由與之商榷區區
慙識何足以云亦惟兢兢乎門弟子講習之素期不負知己云
爾謹以公貽示凡例眉列卷端復以闡明公之本意者綴爲例
述若夫板行傳遠當世所公或迄如公所云上之

朝廷頒之學官則表章潤色茲事千古又不獨成公之志已也
嘉慶乙亥秋七月謹識

五代史記注例述

謹案史書集解肇始裴駙而顏籀敘例述意頗詳卓乎顧家非
苟而已也茲務蒐覈本文申明體要一循補注原例裒著師授
之源

謹案善善惡惡陽秋大法自五代名教不明梁史之文陰貶司空搢紳之記侈言全義歐陽史出始褒全節而論四維絕無玷固排死節之譏先得司馬重人倫之旨王通謂陳壽有志於史惟歐陽最爲得之有謂詳所不必詳畧所不當畧曷不援沈約上請世祖故事爲韓通立傳其致憾於良史者以此今迺薈萃舊聞裨補闕漏凡朝野事爲人士風概苟備全史之遺靡憚一辭之贊詳而有體冀資范氏之美譚焉

謹案左氏授經餘成外傳章懷注漢屢引東觀相輔而成厥存自來薛史成於開寶學者久嘗寓目新史旣行日趨湮沒屢蒙高宗純皇帝表微補佚還復舊貫故得錄取全書大章墜典使本末較然尋省易了讀歐史者固不嫌於疏畧觀薛書者亦得

藉此鑑裁去二短而合兩長敬本

高宗純皇帝聖意云

本紀以年月分編列傳以事類比附薛有歐無諸傳從祖父固延壽南北之規

見卒年亦韓愈實錄之體其餘消息下意一準松之薛史十志大書附歐史卷後其間事實歐史所無者亦取他書詮釋劉

昭注補可

爲典則

謹案有唐文治最盛五代纂承終始裁五十餘年而朝廷軌物見諸會要者猶非江南西蜀所及問遺訓而諮故實蒙穀所爲獻雞次也廬陵斯事頗爲鄭樵所訾茲據

武英殿會要刊本采摭靡遺歐所涉及固可卽事引伸薛所分見亦可隨條舉證俾唐宋兩朝沿革所自中間如以枚數闔蓋卽隋志之補五代而變通其例爾

謹案冊府元龜決擇矜慎史非正史不錄時去五代未遠實錄

犁然在目故其詔令敷陳多出薛書之外加以由唐迄宋公家應用文字一皆屬對爲能紀載貴存當時文體不必如宋祁輩以單詞鳴古也今悉援據是書不厭求詳載稽通鑑多引陸贄之篇取式舊唐亦有劉晌之例

謹案宋司馬光進通鑑表自云徧閱舊史旁採小說蓋其貫穿廣博用力綦勤誠宜攬其要最以佐二史闕如又歐史年譜但標卒立其外悉沒而不說故茲檢舉目錄件繫條分雖通鑑五紀未遑盡備而大事幾於備矣馬遷年表固前事之師也考異去取謹嚴最爲有意今多舉此以詰羣言至於後學淺識時有異同輒亦隨事附論非求多於前賢漸有補於往牒其胡三省注輿地旣是專長無廢掇取

謹案師古注班意存翼贊深戒攻擊本文竊謂注家大例但不當吹毛掎摭耳史書千秋龜鏡固將不誣方來昔人千慮之失豈無有待而乃曲意依違徇私子墨以是爲忠良所未喻故今砭訂歐史未敢隱情避就范甯穀梁非無先覺第求舉正何爽納忠

謹案天文測驗因時改易五代衆職類聚是術多疏歐陽於推步一家夙所未究其刊修唐史時與劉義叟同局天文歷志悉衷其言此撰司天當亦從彼商榷士蔣變古之差天竺祇占之妄信宜祛別王朴發斂歐書已載獨日躔月離兩篇旣爲義叟盡見是考仍闕不言殆厭其繁重故從刪棄今就宋人可考之書量加詮次蓋以存其施行之舊若夫寫分擬數宅無見意無

取支離

謹案地志之重尚矣五季多事之秋一彼一此十國帝制自爲不常建置謂宜悉意明徵俾提封畫一而諸家地理之書此焉多畧歐史職方一考部居未審河北秦州失書而晉遼之戰績不彰嶺南辯化一郡以唐宋之地分列惠州避諱當時無是安陵改屬重出爲繁凡茲一切更僕難終固不獨總舉諸州後明改革爲自創也今薛史郡縣旣已闕文元托克托總裁宋史才識不長不能如長孫無忌撰隋書地志兼詳南北紛更將何以周知地域乎今於宋人輿地書凡經天府所著錄者咸加審正參取羣史志例綜述此考雖復瓜分豆剖貴令來者指掌可圖

謹案唐太宗御撰晉書所采滿家宋文帝詔注三國何止百種
豈日用廣異聞蓋乃勤於取證歐陽自言求之傳記而文字殘
缺不知五代以來簪筆之徒衆矣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而歐陽
特未暇及耳今惟唐宋諸正史備列學官承學宜所伏膺非如
劉宋范書未行可資松之揚摧又有書雖兩家文無異致者如
冊府元龜間同會要成章馬令南唐多采歐史全製因文芟削
何費鈔胥餘自公私傳記旁及金石文章稗官遇一言之確佚
篇得類書而存皆原歐陽雅意用助起予其書迄於南宋特明
限斷若夫小家珍說膚受無徵必切引繩弗疑視聽以茲壹志
進求爲歐史之功臣退不失爲羣書之益友庶幾確論詎襲陳
言凡所稽古發揮得若干事并近人所撰五代史考異五代史

跋曹文恪公書宣麻詩八章卷後

雍正己酉天下鄉貢士後入相者四其乾隆丁巳鼎元癸巳眞拜金壇于公一人也于亞祁陽常熟錫山三公而文章密勿專美前修洵一時之傑宗伯文恪公爲于同年友同官

禁廷方枚卜時直

山莊賦詩八章志喜友朋相勗之義終以素餐申警於元旦疏謝語肫見之少辱公提命教子曰鄉曩哲如高安朱先生臨川李先生吾夙所師承老尙篤景行之慕後生其務勉旃此在耳之言也今霞城方伯以令子官錢塘日獲文恪手藁一通紙墨燦然字勢尤極密麗迺縱美哉百年遺耆藻翰猶新豈時賢所能望其肩背者因敬識數言益重子五十年來後生欽嚮之感

方伯其世藏而永保之道光乙酉夏識

識王漢槎刺史文藁

漢槎刺史以通明倜儻之才少馳驅兵間以將畧自喜既成進士宰江右又能樹績匡時而顧勤勤於文學弄柔翰若不能自已其慧定似公安竟陵而果銳過之觀於刺史孰謂儒者不能吏不能將哉刺史言漢惠諸子爲文帝所滅推勘至隱鑿鑿然以此見趙師淵尹起莘劉友益汪克寬輩妄議書法者爲不足道史記明明俱在案牘具而仍究人安得如刺史者以伸古籍之紕也至三正古制秦推之至亥魏唐亦嘗用丑正今以所謂河圖者通得其義論梅本古文舜典益稷篇之不當分裂詩伐木之爲啄木其文出入於唐宋元之間而徜徉閎肆卒以自中

其說蓋卓然可以自信者因以信古之求循吏良將皆當於通儒中求之

題于忠肅公畫像

阮中丞述孫御史言如上考明史紀傳證以倪文毅爲公神道碑益信其是夫沂王當復大義也豈公顧忘之然而章鍾廖諸君子旣因是先後獲譴公復以重臣彊諍如國體何至於景帝彌留公乃欲坦然行其志矣明史書景泰八年正月丁丑帝與疾宿南郊齋宮己卯羣臣請建太子不聽碑曰正月丁丑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公上疏復儲月日不出乎此它時憲宗在位獨不許論廢立事謂黎淳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當言蓋先年已簡及公疏制追卹復公

子官可以明其志也羣言安足論哉大清嘉慶十三年十月朔
拜公祠墓月望題公畫像于浙學使院萍鄉後學劉鳳誥併識
附錄阮中丞題語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誣故遇害元在京師
聞餘姚邵學士晉涵云嘗見明景泰間通政司舊冊內署某
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
和孫御史志祖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
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則仁至義
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
見通政司舊冊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不在易儲之日
而在請復沂王之時矣文字漫鈔謂憲宗于忠肅褒卹之典

有加憲宗曾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爲揭之嘉慶七年四月望日浙江巡撫阮元題

貞固齋書義題語

少保星巖傅公

開國時狀元宰相自以顯榮太驟盛年告歸杜門著書世稱其得老聃之學壬戌冬按部東郡訪其後求其遺編云俱燬于火搜得公自定貞固齋書義四百首讀竟歎公之謨謀篤棐理學淵通平生具見錄出仍還原本并語傅氏世世賢子孫匪惟守其書尤望尊其學以勉爲發聞毋以八比非有用事業庶乎得公之大意也已嘉慶癸亥冬十月小雪日

識歐陽木齋先生詩後

歐陽木齋先生雄於文而不以文名精於詩律而不以詩名賢於吏治而不以治行名古之恂恂君子也初受知宮傳嘉興錢文端公得鄉舉劇擅才名洎宰畿縣官保桐城方恪敏公尤重其廉謹有實政自以親老乞歸養改吾邑校官乾隆乙未誥補縣學弟子遊其門先生首述先器識後文藝一言爲最閱丁酉遊京師遂不復與先生相見於虜言猶在耳終身誦之今嘉慶戊辰先生子綰檢遺詩寄眎蓋亦三十年前所曾讀過者先生生平博文彊識敦善不怠其立言不止此所散佚當不勝紀存之以見先生行誼文章固各有其大者存焉低徊流連不可泯也因識數語歸之

明太常洪莊定公遺像題辭

公諱文衡明史有傳

偉淇源之家衛兮馨夕郎之發名處勝朝之末葉兮砥宦成於
月卿身服義以從王兮矯大事而必爭歷二百餘年其不沫兮
耿忠直於孤生昔神宗之久御兮虛儲宮其猶未建昧三王之
並封兮首抗章而上殿指九天以爲正兮希前星之衆見邇吾
轉徙而不常兮糅衆芳其曷予掩夫惟娉修以自立兮疇予貴
而儵賤洎駸童之嚙政兮嫉璫豎之橫恣謹內帑以戢漁獵兮
毋噏膏而剗利節臺省之供用兮籍原陵之祭器配祿糈於麥
銀兮握羨贏於泉鑄夫又屹留京之墉郭兮策貢賞而戒邊防
輟景命之醺筵兮百神翳其蒼蒼苟諱言之不我尤兮雖願頷
其何傷世溷黷以蔽賢兮激清議于當路憤東林之講學兮聞
起廢而中沮予固知譽譽之爲患兮甘息鞅而卻步擊溪澣以

誅茅兮恐年華之云暮
翔故官于棘寺兮遘壞
遼其多修囂經臣以逮
戎帥兮懷霜顏而折羣
怒慟二帝之耐廟兮議
祧禮以堅持彼宸極之
未正兮曷稱宗躋祀之
綦宜汨子若將弗振兮
恃敢斷而排疑扶天綱
以隻手兮悚予學之過
時貞皓髮于一節兮肅
高冠而爲儀湛湛江水
兮上有松栢二十世一
相兮告而以吉占秉玉
笏兮神清嚴讀諫草兮
墨漬函展黃麻兮遺淚
潛子子孫孫兮永寶絨

琴律述

讀樂者欽我

朝律呂正義爲寶書軒奏虞絃下採海人籌術通藝之士鮮不歎爲精義入神不第以官撰奉之樂其可知也鄉人周君靜淵

肄習有年嘗縱游吳會江淮得其故友楊存質琴解心好之而不皆是之自製音律統解系以諸圖大旨謂凡堂上樂絲爲主絲音琴生聲最正具古樂聲變之全世傳琴譜以一絃爲黃鍾二變用半分不免舍律求音之失君之學本之樂記以明其體本之大司樂以達其用參之漢律志以詣其微指三宮三統所取止三調三調獨重角宮一均準是以定絃轉絃而宮調旋焉此旋宮法之易於復古也明甚其辨五音相生證以白虎通八音法八卦之說絃離音盛德在火其音徵徵大絃不起調不當以二變入絃與旋宮背又創七聲叶律以求捷法各用其月之律爲宮又按古尺定各絃徽分取音仿管子四開法用九歸三因以爲乘除夫然而上下損益陰陽清濁倍半和應之妙皆可

從此求之圖外列表式著論說抉疑訂謬條析官調聲字四者之謬更以琴簫合譜推造樂先竹學樂先絲之原舉舜樂以簫爲主同律度量衡而別其分寸之等差不致有司馬未精算法之議通儒也其有功於樂學大也夫豈承應俗工山人羽士但講指法者之所能測其淺深乎哉昔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獻書卽古文周官大司樂章文侯嘗從子夏問古樂其樂人抱殘守闕乃獨傳此竇年百八十平生無服餌唯鼓琴導引則周君之爲是書必極深通於性命不啻博雅能求絕學而已故樂爲述之

釋萍

禮月令萍始生周禮萍氏夏小正生萍爾雅萍萍其大者蘋萍

音平萍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音瓢無萍一名苹之文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引陸氏本萍作苹考爾雅別有萍蘋蕭一條又詩食野之苹毛傳云苹萍也鄭箋云苹蘋蕭也疏云萍是水中之草非鹿所食據此則苹爲陸草萍爲水草判然二物本草水萍條陳藏器云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芡菜陸璣草木疏云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龐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蘇恭云大曰蘋中者苻菜卽鳧葵也小者浮萍生溝渠間左傳蘋蘩蕰藻之菜然則蘋爲萍類根不植泥生於水土今人呼爲浮萍者是也夏小正生萍萍秀分二種兩字難通用晉書地理志萍鄉屬安城郡以萍爲萍宜春志遂謂萍萍同義

代辛丑翰林上錫山相國啟

伏以蓬壺萃秀羣峯標一柱之尊奎壁騰文列宿拱三台之曜
表聲華于鼇禁袞繡爲章樹模楷于龍門珪璋比德願從先進
觀光于禮樂之堂幸托後塵仰止于斗山之座考槐廳之故事
雖傳懷刺三通修芸館之新儀爭致心香一瓣在昔望風景仰
人輸誠于著作之庭卽今具狀起居得展拜于平津之閣敬申
尺牘虔佈寸私恭惟中堂老夫子尹陟承家韋平繼相金甌卜
兆絳霄依日月之光玉燭調元黃閣翊星雲之運溯自
璽書褒節人知忠孝之門鼎鉉升華道濟

明良之會鳳毛有種出丹穴以揚輝鴻羽爲儀振青雲而得路
花輒翔步洊登麗正之華資芝苑銜芳歷轉承明之清秩柏府

森嚴之地參決青囊銀臺出納之司傳宣

紫綽棘廷司紀品高九寺之前

楓禁依光位進六卿之貳樞密度支之劇任歷試咸宜秩宗弼
教之嘉猷兼長克效司空則職平水土慶底績于宣房冢宰則
柄重銓衡服掄才于品藻向僕射大耐官職夙儲公輔之才陸
敬輿不負生平遂正台司之位因而掌玉堂之仙籍風月雙清
領奎閣之冰銜雲霞萬卷總司館局青藜燃五夜之燈近侍
經筵翠椀沃三霄之露接春波于

紫蘂芳沼遙通聽曉漏于彤扉雕珂徐引用作舟楫受

九重特達之知學有弓裘成再世絲綸之美仰榮懷之元老謙
之德尊而益光頌平格之耆賢仁之體靜而多壽遂著相門之

盛事允推詞苑之典型蓋踐十二署清要之班正揆席而百僚
師表而重廿三科文章之望扶雅輪而萬類鈞陶者矣某等樗
櫟庸材草茅薄植仰楫櫓
壽人之化廣復旦于

中天慕梧桐吉士之歌效觀光于上國望公門而引領願成桃
李之陰侍師座以齋心幸入芝蘭之室大匠與人規矩或經雕
琢而成章良工範我馳驅庶策駑駘而思奮伏祈鈞照曷罄下
情謹啟

長女于歸吉啟

伏以芝英元玉圃祥風遞仙種芬芳桂樹藥珠宮寶月共下香
圓滿佇乘龍之快事憑噪鵲之佳音恭惟平陽親家尊兄閣下

簪笏一門探花兩世羨掌珍於座客嘉腹坦於郎君幼讀賜書
繼蘇許公在朝清蔭長遊鄉序慕范文正本色秀才祝其遠大
之前程重以團圓之吉語榮先六禮賀叶雙成迓陳筐篚之盈
欣永瓊瑤之報儀具將於納幣諾勤致於執柯登上京而好合
美哉文字之因緣度中秋以爲期壯我門闢之喜氣肅申魚簡
敬畚鸞章

元初婚期吉啟

伏惟鼎閥淵東黼宗江夏仁貽棠愛興懷父母之邦壽益蔭慈
慶覲婚姻之好洛陽相公之惇禮幣謹書儀祁國夫人之選才
鑑光器業小子訓慙弓冶儷託絲蘿幾能九萬里前程奮于滄
海恰值十二分明月圓在揚州卜茲添綫之長宜爾施輦之吉

笑客裏梅花作聘異襟清寒盼兒家荇菜聯詩同心歡喜虔脩
采鼎欣竚允諧

萬節婦傳

清河節母蕭氏事孀母孝母老疾刲股進藥勿使知十七歸萬
一載姑亡又一載夫亡志與偕願翁衰羸夫家無彊昆弟一子
甫五月事寄綦重忍死以節誓翁故治醫窶不給歲丙午大禮
晨夕漉粉糜饋翁自率未嘗飽夏疫力疾侍翁疫翁趣引避輒
愀然曰老人至此無子也婦卽子忍暫離左右翁歿無以斂躬
提汲寒其寢手柳枝揮逐蠅蚋訖兩晝夜挈其孤謀備禮瀕死
者再旣葬家益困孤稍長責之讀書且曉之曰若學不成縶固
失望如若祖父地下何孤試秀才高等肫然以敦行業振門祚

爲最同室從子女四無怙恃衣食娶嫁咸任之有適沈者患癰
廢迎歸悉力療治宅苦心慈行類如此蓋自女而歸而子之母
之三數十年中無一日非疚心泣血之日也嘉慶庚午有司表
乞

旌如制癸酉以明經拔萃科薦其子于

朝于時母心慰而母德滋以彰歟曩子職史官見天下之以節
孝聞者歲終必彙登簡末或病其冗子執之曰閭閻幽微幸錄
姓氏奚可畧得仍備書如例今明經君哀事狀諗子子惟節守
名義孝原天經如母之刲肉救母扇暑哭翁二事實恒情莫及
今母未周甲子方文行著聲將有樹立于時惟訓勲勲其福行
未艾君子謂萬母爲節禮專精之至者詩曰辰彼碩女令德來

教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謹援列女傳義次而傳之頌曰

淮之水清且泚好女子勝男子股血濺活母死老翁疾僵不起
呵冰屍退疫鬼呱呱者士爲士昌萬門必大矣賁麻紙煒彤史
彼蒼蒼宜壽祉

鄧孝子傳

鄧君觀瀨邑故家子幼有至性隨父梅庵公宦京師師授詩至
蓼莪輒泣人異之稍長隨父監司中州職防河間而識其條畫
父遷蜀提刑以巡鹽舊案逮還籍沒論死賴

朝恩矜緩繫圜三載瀨隻身左右而已會族兄某至瀨夙有句
贖志父慮其無濟也漕督楊勤懇公諗乃公爲吏部清介官當

不以貪敗爲灝謀者屢乃徧走齊鄭燕趙間嘗夜墮叢莽狐鬼
嗥嘯相逼一僕劉章沮勿行弗顧遇獵火出焉間關抵京訴於
步軍統領阿果毅公叱曰爾擅入禁地不畏死耶命繫暗室君
度父無生理誓自殞守者一武弁聞哭聲詢故義釋之它日復
伺間訴於相國傅忠勇公及阿公馬前傅語阿曰穉子冒譴救
親難能也宜上請阿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

旨鄧某情可原准贖傅遣飛騎爲孝子賀蓋深重之也納鍰入
父獲免先是母卒於家迨見父始知奉父生還畢母葬越二載
父旅殯南陽復匍匐歸其喪葬如禮其慘瘁倍嘗如此他行誼
具家狀予惟人生骨肉之際憂危蹙迫之時以爲死也而坐待
其不能生與以爲生也而終遂其所欲生而身之死不死不與

焉誰非人子遭苟不幸能如灝一念之誠遂通天人之感者其有幾耶嗚呼可謂孝矣

黃式亭比部傳

式亭黃君吾鄉篤行士能文而不掇科名能仕而不階榮顯能爲善而不永天年公論惜之君稟賢父兄賢母氏教又得賢耦戴氏助可不謂極幸自幼至壯一以封公素園先生德誼爲法而又善推其所爲十齡喪嫡妣呂太恭人哀毀如成人旣冠而孤號慟聲無日夕感動閭里服除試秋部郎察獄明慎堂上官一見器其才未幾引疾堅留不可以所生母范太宜人慈命歸養弗敢違且俾哲兄範亭侍御悉力勤官勿貽內顧於兩女兄苦節肫肫行其友愛之性如事兄然倚季父淳庵先生庀家政

出入有經畫家日以起封公未竟之緒如創家祠家塾義田義莊及爲族戚撫孤治婚葬爲窶人助飢賑散寒衣暑藥任卹必周此皆人所能爲所當爲而君之爲唯恐有莫逮焉者平居不詣公府遇應地方事如修縣學濬湖溝增新貢院號舍諸大舉率先衆議比事集雖烈日視工作罔懈他若廟祠橋道之役出餘力以辦而皆不欲以己名其不專美於獨不見德於人大率視此予丁丑冬歸君遭范太宜人喪慰之苦次越己卯秋君寓書京師惓惓作別離語豈知作書後三日卽君怛化之日耶噫異矣一子維焯性慧善記誦頭角已露意者天理施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其不爽歟夫傳者傳也爰質言之以爲志乘傳信之券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東巡撫

尙書銜謚恭毅李公繼配恩封夫人陳夫人墓志銘

代

李母陳夫人爲乾隆己未進士歷官廣東巡撫贈尙書銜謚恭毅李公繼室公之賢事具

國史傳聞所以成公之賢者夫人之壺行大有助迺按狀誌之夫人系出浙之山陰祖創垂公宦游江右始家南昌父汝桂公附貢生母史孺人男女子凡九夫人其長也幼知書達大義婉婉柔順莊靜寡言事父母作孝惟謹父故食貧每以箴績補其匱鞠諸弟妹和愛旣至輒能率以教度公時以名進士里居需次資館穀養親又連喪其偶有子弗育贈公輅堂公暨封母史太夫人稔厥賢聘焉夫人年二十二歸李事舅姑如事其親蒿

簪布裙祇脩婦職朝夕佐餞請澣無怠容逾年邁贈公喪竭哀
敬如禮公服除謁選知山東武城縣奉繼母史太夫人彌謹版
輿之養賴夫人進退扶持得歡滋愜洎由令收累遷位開府而
燕而吳而黔滇楚粵轉徙數萬里率夫人侍姑遠行備嘗勞勤
釋公內顧憂公謝世後七年史太夫人歿與叔楚川公愼舉喪
葬惟恐未周蓋夫人依倚老姑垂四十年始終行其至性因以
成公之孝於存亡罔間者如此公素嚴重處家人語不及生產
夫人巽而善承治內尤有法儉約相佐務成廉吏箝篋金幣之
屬無纖毫蓄公嘗於滇撫落職

旨命往辦金川奏銷事宜猝行無措夫人爲亟治裝獨攜家返
江城僦宅僅數椽典鬻以繼甘旨又迫婚嫁累拮据幾莫可支

會公起撫楚南再挈家就夫人黽勉有無且爲公節縮俸餘修
嶽麓書院楚人士至今樂道之公遷撫粵東督治濱海劇盜甚
力夫人夜燭視理書閒以問辨達曉不寐卒爲功於民而公遽
耗憊卒於位士民巷哭衢祭賻系鉅萬金粵之同僚故吏僉謂
此出民心爲可受夫人聞之惶然語諸子曰汝父起家寒素生
平刻苦一介不妄取人見知

聖主汝曹敢違

君親取戾耶且汝曹不自立多積奚爲悉屏卻之已率子若孫
奉公轡歸

天子厚予祭葬贈諡典儀加隆夫人肅拜感泣惟勉諸子勤就
學冀他日圖報有階已命長子采匍匐詣京伏道旁謝

旨用爲內閣中書子未子魏益勗以顯志科名勿苟進取中書
君今佐郡於楚夫人猶敦寓書誡其習勤慎守清白母少辱先
德公之從子曰樞曰霖幼爲夫人拊育以長以教今樞令粵東
仍能以治盜擢官霖亦以鄉舉令蜀有聲又公之季女尤所鍾
愛擇對於劉夫人善視其壻勵之上進有爲今學士君鳳誥皆
能不負懿誨者也此皆公弗之見者夫人力成之以爲己責遂
各及見其成其他子姓姻戚蒙德者衆所以慰公者槩可知於
庠殆所謂其心厚於仁者耶是不可以無傳矣夫人生雍正元
年十月初九日歿以嘉慶元年三月初六日壽七十有四我
朝令格再繼不及封夫人以公撫粵時疏請

恩命封夫人良云異數非夫人之孝而賢克相厥夫曷稱斯美

耶子三長采

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署湖南府長沙同知次耒候選縣丞次魏國子生女二長適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國子監典簿裘元復次適乾隆己酉探花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劉鳳詒俱夫人出其適乾隆癸未進士甘肅鞏昌府知府宗開煌夫人恩撫女也孫男五孫女四皆婚士族茲卜某年月日葬夫人於某山之阡銘曰

孝婦能孝終厥姑也賢婦能賢順承夫也夫爲名臣佐訐謖也榮爲命婦典攸殊也賢良耦德彤史書也考卜茲原蔭枌榆也孔安且固昌有餘也我銘維實延令譽也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世襲三等男諡文敏百

公墓誌銘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兩江總督百公以疾聞

上命乾清門侍衛率尙醫馳傳問視至日公薨

天子覽遺疏垂淚悼惜復協辦大學士命理藩院侍郎博啟圖
偕內閣侍讀學士公弟桂齡往奠禮臣議卹

予祭葬諡文敏明年春公弟遵

恩旨護輓回京城治喪越二十四年四月公子扎拉芬謹修
賜塋于東直門外駝房營之原屬文貞珉以光揚休命伏念公
才猷事功恭見于

寵綸褒答一則曰國家柱石當代名臣一則曰鍾上蘭之秀氣
生甫申之良才煌煌乎彰信國史榮矣備矣實伊古儒臣所未

有更何文之足云第天下後世之聞而驚歎慕思者咸知

聖人保一个臣之恩而未由知公享千秋名之實爰詮次行履而質言之公諱百齡字子頤號鞠溪本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內務府正黃旗漢軍徙居熱河張三營祖應魁以武起家官直隸宣化都司教諸子習文學父法良中乾隆甲子舉人官山西嵐縣知縣歷河南陳州府知府方陳州公讀書宣化歲戊辰四月朔都閫公夢偉丈夫持權衡入室覺而公生喜曰此大吾門子也幼穎異隨嵐縣肄業長益奮發有文名中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以二甲選翰林授編修充四庫全書提調丁酉分校順天鄉試甫出閤

簡授山西學政三晉文章風尚素所稔知陳州公宦彼十餘年

德施在人口公按臨所及人競攀輿望景猶以公子稱之任滿還朝改江西道御史調京畿道持陳州公服壬子補江南道擢奉天府丞兼學政名不與開列而膺是

命公之承異數始此尋終母李太夫人服嘉慶戊午

今上御極之三年補奉天府丞兼學政己未調順天府丞兼署府尹庚申授湖南按察使辛酉調浙江遷貴州布政使壬戌調雲南癸亥擢廣西巡撫以平反武緣民枉死獄

上嘉異之加太子少保賜孔雀翎調廣東巡撫甲子擢湖廣總督楚多劇盜公下令悉力禽捕行以便宜江湖千里如枕席莅楚三月以撫粵東失察家人事落職按驗

上悉察而原之命來京効力史館丙寅命馳赴福建總理軍糧

事竣

賞六品頂戴補山東布政使丁卯遷江蘇按察使己巳病假回京
補鴻臚寺卿授山東按察使擢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再擢兩
廣總督自是

上知公者深信公者篤而倚用公者亦日益殷矣粵洋久不靖
巨寇張保仔挾衆數萬勢甚張公至奏徹沿海商舶禁斷消賊
濟水諸弊籌饋餉練水軍懲貪去慳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又巡
哨周嚴遇盜輒擊之沈海羣魁奪氣有投順意揚言必制府親
臨驗誠否衷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公聞疾驅小艇放洋
從數人往坦然示以不疑及彼張保仔率衆陳巨艦數百礮轟
如雷烟焰蔽天日跪船頭作迎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

磨左右呼張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莫不睚眦落詫爲天人
惟面縛勾命公立撫其衆許奏乞貸死歸誠旬日間解散殆盡
收船械無算復窮治別股巨寇烏石二等以次就獲全海肅清
上愈嘉異之復太子少保賜雙眼翎加世襲二等輕車都尉辛
未再以疾告回京補刑部尙書調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正白旗
漢軍都統未匝月江南王營減壩漫口工興授兩江總督屬一
力治河公之官京師也壯歲有子不育時厯

垂詢是年九月舉一子

上喜賜名扎拉芬奏謝答以天賜麟兒語臣僕之愛家人之誼
迥異前聞壬申大工合龍疊荷

殊獎並以漕艘渡黃遄速賞公子六品頂戴癸酉拜協辦大學

士管兩江總督公之治河也首治積年未疏之海口海口大暢乃求效於河大要以謹守束清壩爲第一義撓令者必重創之盡瘁河干者五年黃流迄無倒灌患卽盛漲亦晨長暮消恬瀾偉功至今老兵猶言之泣下甲戌以事劾免按驗無實留總督任

上曰總而言之百齡實屬有爲之臣朕非虛言所能搖惑之主公聞之仰天搏頸嗚咽不能起立嗚呼公之志苦矣江省有莠民散逆詞惑衆偵刺久無蹤公日憂急

上亦切督公乙亥夏一日召機幹將吏三數人入密室給契箭一枝令曰某已廉得逆犯主名可速往某處掩捕稽緩一時者斬疏脫一人者斬如公教果獲方榮升等首從百餘人械送轅

門讞實抵極法無漏網者

上重嘉異之謂實能秉正祛邪厥功甚懋復太子少保

賞還雙眼翎加世襲三等男公子官五品旋兼署安徽巡撫九月歸積勞成疾喘欬不休力請開缺回京

上深憐而勉慰之以大學士松公往代其事仍命公在江省調理俟瘳回任迨

賜醫至度不起口授遺疏遽以十月十八日薨軍民巷哭不絕詔命軫卹重累而下公生平承異數者終此享年六十有九配邱氏封一品夫人子一周夫人出銘曰

弈弈張星亘霄而出結體光大寒芒正色不知公者謂有機心其知公者謂止孤忱治獄無寃治盜無叛天下幾事手扶清晏

晉陽家教遼陽地靈以身許

國臣力所能不將而將不相而相終始

恩全青天何謗一蹟再奮公默咎矣積忠爲勞公格壽矣唐詔
李靖史亦有言君臣如此慟入九原子祿之榮男邦之采睨公
神遊江湖河海麟象嵯峨松柏婆娑銘鐘勒鼎千載不磨

喻石農先生墓表

喻先生文鑿詩人也有道君子也故南昌族徙黃爲黃梅人學
者稱石農先生乾隆間以秀才充貢注竹溪校官養親不赴年
三十以詩鳴本篤行爲文章好善優於天下一門百口謹受教
約子弟讀書有立能各顯其名性通介絕俗弗矜岸異當時賢
士大夫比比傾慕求一識面莫可得尊禮之無近遠也居里鄒

聞善必揚當爲之義不憚蠲己以助而勿俾人知有過者從容
含和待其自化生平盛德事不一默默內信不之語人守道之
專如此其爲文精執經心充然粹然詩法昌黎已乃鍾治百家
學與才副嘗遊梁宋秦隴間山河靈奇奔躍腕下詩遂以成今
學者如林未能或之先也壽七十一行履詳志狀表其阡曰
孝友士則通儒古澤二匡秀色林宗芳蹟是爲有清詩人之一

宮庶汪靜厓先生誄

嘉慶九年甲子中呂鳳誥弭節東上短書北來是日也坐我蓬
萊閣視雲濤現市之靈聞君白玉棺詫沐浴昇牀之異紅塵眯
眼春風愴神生無再見之期去向何方之路則先生以二月廿
八日末疾辭世遠訃告哀嗚呼慟哉想夫論交之始時維及第

之年壯賤子之文章忘神仙之富貴折節友我傾心愛才噪名
內史已知宮禁呼元落魄書生何幸玉堂說項播爲通都之譽
銜此知己之言敢附時賢謬通永好閱流光其逝水逢使命之
戴星喧一勝於江城枉雙旌於山館綠酒話舊黃葉送行蓋盟
心自此增長而世道爲之獨古矣浪游踰歲再上長安佳公子
繼爲三代翰林鈍孝廉仍是一條風漢料曲逆非長貧者許王
曾終必哀然額額相期恩恩又至方其索觀墨牘高叫讓君一
頭卒之拜宴瓊林竟坐先生此席風獎所繫月且不差尤喜峯
連太嶽出公家門生之門得隨水到瀛洲接郎君後輩之後殷
勤過從宛轉依棲方朔之米無飢范叔之袍有贈蹤跡遂密肝
鬲羞藏此其歷歷可數者先生方爲母乞壽與佛作緣賜刀圭

之藥一匙和丹溪之驗徹夜或飛符召仙而授祕錄或捧香侍案而悟前身摩稚松之頂圓牽女蘿之絲固是曰靈匹孰司塞脩成兩家結託之奇發盡室薰修之願俄而臬衣星返蒲饌風清中間一度還朝上請十年長假煌煌黔學之詔遙謝

九天生生粵瘴之離相思萬里有謂安石拂衣之矯誰信鹿門偕隱之堅人各有懷孤行其是爾其開關謝客仰屋著書搜叟江風月之編築疊陽烟霞之觀荒年捨粥活三冬籠袖之民排日放生救萬物脫樊之苦爲善能披勇鎧學道休落機鋒白頭阿叔之扶持黃口家童之似續愛敬自門庭始忠信徧州里間我行奉先子之喪徂暑辱高親之弔招留小住聞睹多端慘寒雨以將歸申隔秋之預約旣乃芒屨重踏蘭漿並搖坐千人石

上之月波品第二泉邊之茶味江山在眼攜鐵綽以狂歌陵闕
誰家訪銅駝而懷古貫醉秦淮河上髡柳長橋泣別報恩寺前
語鈴孤塔從游得其曠曩斯意發人涕洟耳記贈言心商永訣
又其事之不可知者泊乎

軒弓上感于遺輯

堯冊下徵于鉅手先生懸心捧日起病出山行嚮用而有爲獨
論思而自獻寵承

講幄位冠坊條朝聯左掖之鑣夕聽層闈之鑰忽憶三公坐致
事本無涯託云上國多賢官今可棄是以立時拜疏恐孤雨露
之恩自免歸田又挂冠簪而去思之爛熟守知止之一言了卻
宦情圖乞身之無憾而已自此五更雞唱不擾晏眠千里人還

都忘勞勸春明門外嘶班聲以斷腸白雲山中醜塵容而返駕
翫嵇康養生之旨身心性大好保全續淵明歸去之辭形影神
時通問答乃復孝完孺慕進先祀于夫子廟堂穀喜孫詒付小
子以秀才衣鉢手書墨濕議到婚姻心事綿長寄諸魂夢嗚呼
慟哉孰知福報未盡早歸絳闕之真文籍曾標亟應玉樓之召
也哉今則齋中檠葉猶裊宿香洞口桃花先傳芳訊三清供養
垂臥榻之遺言半偈彌留示影堂之絕筆遽成委化大是分明
近六十許乃傷心同短折之人不三四年竟執手爲死生之闊
禮宜爲位哭倒滿家哀哀沈鬱之音耿耿通冥之語嗚呼慟哉
不壞者性易鑠者形有盡者年無名者道假使早知緣竭何如
素昧平生惟其誤墮塵寰故得證明本位謁虛皇而撒手誓弗

有懷集卷十二
再來談往事以搥胸痛難枚舉附書何處指兜率之天高拜墓
他年望滄溟而海盡是真是幻若存若亡惜不得拊柩三號聊
爲此剪紙一束也嗚呼慟哉

祭福公太夫人文

黻珩表德重封席萱彤之榮幢馭飯眞上界護蓮臺之貴式徽
音於壺闔蔭翳慈暉循懿誨於箴圖望塵愛宇感築沙而積皜
欽煒管以貽彤允儀象服于山河曷挽鴻都之日月遡惟公太
夫人之受

國恩也笏裳祖澤毓粹爰自槐門簪珮女儀處貴常多蕙問備
執心之撝蠟管有潔而繁有馨謹率禮以柔酥綸爲衣而翟爲
采洎文忠公之持鈞軸翊

昇平以廣變諧

絲綸密勿盛元輔之朝謨糾組賢勞倚內襄于家政屬桃關之
授鉞七伐聲宣絜竹策之書名三公位晉遂乃爵從上等啟青
珪紫軸之華品冠首行鞠繡幃丹輶之耀雍容蕃儀之賁煒煌
榮照之承莫不光美金璧綜殊渥于及身延被紘緼佇篤生而
昌後是以公太夫人之榮孝養也長公奉馭司左轄于勾陳統
帥分旗指前驅于衛拉次額駙公材林經猷望高選尙樞機贊
佐挹黼仁藻義之暉柱石崇閎領緯武經文之憲逮今端揆公
師表百僚勲封三錫牙璋服遠煥紫閣之新圖台鼎應期偉黃
扉之載踐曩聽威揚勝纛埽劒彗與洩雲屢聞捷布凱筵奠閭
船而交柱近款竺西之小部借來膜拜頂經繫聯粵右之兩疆

重喜謳迎秉節公歸具邇羣賜攸同重以司農公聽履階崇掌
圖績茂一門開濟久奉訓于慈闈八座起居並增輝于勛衛斯
則必餘之慶允宜不匱之庥至如公太夫人之全綏履也淑性
頤和恭儀益壽講家人之恩誼粹溢

九重諗母氏之劬勞寵優七袞梵銅無量頻徵吉語于曲瓊蕊
榜長生彌藹春暉于滿幄是用盤匱之獻每遺君羹袞繡而歸
同申孺慕禁鬻則紫駝斑鹿攜奉高堂貢函則丹荔黃柑賜宣
中使矧復軒迴朱邸陳口脂面藥之珍飴侍錦庭娛宮扇綺鐙
之彩鼎裊慶輯珂巷輝騰豈非母儀介祉符長宜子孫之文法
會大慈極希有人天之讚者乎何意九英醞熟莫駐遐年七寶
檀裝縣舁滿相芳塵閭逝拜

恩軫于彝章遠赴驚馳惓惓深于邊徼緬教忠而教孝鏡史攸垂眞卽佛而卽仙瑤閭爭叩某等夙欽惇範虔仰嘉徵指婺垣而星黯遙瞻素幕以摠哀環嶺嶠以雲依敢告清尊而薦潔

祭恩雨堂少司農文

中朝卿望佐司農司寇之兼官左部勛門標克什克登之華胄勵斐忱而服政臣心之圖報方長嬰末疾而考終僚采之銜哀備至閔其家難風酸哭子之聲稔厥素修壁立寒生之况蓋棺論定伏枕疏

聞是日數仙葉之三萸向夕隕台垣之一曜似已叩辭

宸陛莫知溫樹之言豈期坐廢堂餐猶聽晚衙之讞登車寢殆返舍不支神雖上藥無功人與孤燈俱盡爲傷死後宜表生平

綸褒誠實兩言褒錫之榮

賻軫清貧甘鎰葬金之卹老其才而用未竟身已去而名常留
潛然涕出慟遺愛之有如斯魂兮歸來嗟大招之不可復也嗚
庠先生守庭訓於一經困禮官者廿載多識雲亭之字獨吟渭
陽之詩終掇大科旋登祕院博通掌故備遺聞於

成鼎之年暨晉頭銜躋近侍於簪毫之列翰林風氣應歸大雅
之總持文苑英華弗侈尋常之著作是以頭廳領袖端尹歷階
法司參棘寺之平臺長整豸冠之肅嶽嶽然廷望漸峻駿駿乎
嚮用彌殷充祭告使於上京典鄉貢闈於東國馳驅可任王事
藻鑑能得人才畀以八閩學校之司擢以三禮寅清之職先生
謂理學名區首導以從先之教秀才本色當勉爲務實之儒士